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巨人形象探析

——兼与西方同类题材比较

刘成荣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西方的巨人神话保存完整,其中的巨人形象多粗鲁凶蛮,以负面为主;而中国典籍中的巨人神话零散破碎,巨人形象多憨厚温顺。但中国巨人的原始形象并非如此,民间神话中的巨人与西方的同类们一样,也有着野蛮粗鲁的一面。文明起源的差异造成中西方典籍中巨人形象的不同;神话故事叙述者身份的差异,又使得中国民间神话中的巨人保留了与西方神话巨人一样的野蛮特征。

关键词:巨人;神话;野蛮;形象;西方

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0)02-0069-05 **收稿日期:**2009-12-03

作者简介:刘成荣(1975—),男,江西九江人,南京审计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中西方古代的神话中,巨人族都是重要的成员。比较而言,西方的巨人神话保存完整,其中的巨人形象多粗鲁凶蛮,以负面为主;而中国典籍中的巨人神话零散破碎,巨人形象多憨厚温顺。但是,民俗学家近年在中国民间收集的神话传说中的巨人形象却与古代的神话记载相左,而与遥远的西方类似,这种现象耐人寻味。由于中国巨人神话的零散和杂乱,历来人们多从个体方面去考察,而很少将他们作为一个族类来进行整体关照。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略有涉及,但只是作了些材料的考辨工作,并未深入。俄国学者李福清先生在《神话与鬼话》一书中虽也有探讨,但也没有对巨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拟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

一、中国古代巨人神话的类型及前后差异

(一) 古代巨人神话的类型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巨人神话,根据其主角活动功能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

1. 开天辟地类

《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历记》:“天地浑如

鸡子,盘古坐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盘古极长。……”《神异经·东南荒经》:“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路史·前纪三》注引《遁甲开山图》:“巨灵与元气齐生,为九天真母。”《文选·西京赋》李善注引同书:“有巨灵胡者,遍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淮南子·精神篇》:“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

2. 移山造海类

此类神话是前一类活动的延续,在时间上似乎也较前者晚出。《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楚辞·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逸注云:“言有丈夫一身九头,强梁多力,从朝至暮,拔大木九千也。”《列子·汤问》:“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夸娥氏或是夸父系列故事的变体。)《列子·汤问》:“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钩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

其国,灼其骨以数焉。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灭龙伯之国使阨,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水经注·河水》:“河神巨灵,手荡脚踏,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在。”

3. 战争败亡类

在战争中,巨人族似乎总是和正面的神社处于对立面,并多以失败而告终。《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弃其杖,化为邓林。”《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夸父,不得复上。”《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①

4. 神仙佛道类

郭璞《山海经序》:“海民有长臂之衣。”《太平御览》七八引《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诗经·生民》朱子注曰:“姜源出祀郊禘,见大人迹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秦始皇、汉武帝时也有大人的传说。(参见《史记》、《汉书》)汉代后期佛教传入并迅速流行,于是在一些典籍中便开始有了佛教中的巨人形象的记载^②。如《后汉书·西域传》:“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咸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黄色。’”《魏书·释老传》:“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梁僧佑《弘明集·理惑论》:“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长丈六,体皆金色,……”

(二) 前后期巨人形象的差异

巨人族的神话,因产生的时间不同,前后期的特征也有差异。前三类较为原始,但也有后人的掺入,应加以区分。此时的巨人似乎还不能称之为神。李福清认为:“巨人是许多民族神话中常有的人物。有些民族以为先有巨人,然后才有神祇,即巨人是最早的一代……”^{[1]227}因其出现时间较早而更近于原始,所以在形象上与后期巨人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1. 神性有限

早期的巨人同后来的神仙不同,他们虽然能开天辟地、移山造海,但终究逃不出生死之限。《三五历记》中盘古的身死泯灭,《山海经》中夸父的焦渴而死、蚩尤的战败而亡、《国语》中的防风氏的迟到被诛等等均为其证。

2. 天真淳朴

《山海经·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大人,坐而削船。”《大荒东经》:“有一大人蹲其上,张其两耳。”《海内经》:“南方有赣巨人,人而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傅平国先生认为赣巨人就是憨巨人,他说:“狒狒以其性赣愚,以其躯巨大,以其状如人,人名之曰赣巨人,不亦宜乎!赣巨人者,憨巨人也,亦即愚巨人也。”^[2]笔者认为所论甚是。又《列子·汤问》:“龙伯之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钧而连六鳌,合负而趋归其国,灼其骨而数焉。”

3. 粗鲁凶悍

《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路史》、《绎史》中所引有关蚩尤的材料也是如此。

中国早期的巨人神话太过散乱,我们现在仅能作如上的推究。后期的中国古代巨人神话,加入了许多新的因素,如神仙佛道的思想。因其时代较晚,神话中的思想更加成熟,神性色彩虽然依旧浓厚,但巨人的野蛮气息已经消散殆尽。如汉明帝以后的佛教神话中,巨大的金人即是“佛”的化身;而汉魏时期流行各地的大人传说,实际也是神仙方士们观念的体现。巨人们已经完全脱去了动物的外形,成为一种长生不老的世外之神,让人们恭敬有加。较前期的巨人,后期的巨人显得更为纯净单一,与人的关系也更为淡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巨人神话,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其主体部分都深受中原文化的熏染,换句话说,上述的巨人神话,绝大部分是出自中原文化区。

二、中西神话中巨人形态的比较

巨人神话是西方常见的一种神话母题,在许多西方神话中巨人甚至还担当了第一代主角。

^①夸父在《山海经》中多次出现,笔者以为其应出自相同部族,或者本就是同一完整故事的不同组成部分。比较而言,其战争的形象更突出,因而一并归为此类。

^②虽然佛教并非源自中国本土,但传入后很快与中国文化融合,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也将其一并纳入考察。

“希腊神话中有大神薛乌斯，征服了泰坦族，把他们放逐到达达拉斯之后，接着又有一群妖怪，起来与奥林匹斯的神族作对，他们都是狰狞怪异的巨人。”^{[3]164} 北欧神话中有两党，“一党是伊密耳所领的巨人族，一党就是奥典父子四人”^{[3]200}。萨克索·格拉玛底库斯的《丹麦人的丰功伟绩》中也有这样的情节：挪威国王绥巴达格罗斯，杀了丹麦王格拉姆，吞并了丹麦。后者的两个幼子被他们的师傅救走，并交给两个巨人抚养、保护^{[3]2}。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西方神话中很普遍，西方的巨人神话不但系统具体，而且有着较为完整的传述情节。

相比较而言，中国中原地区的巨人神话不但很少，而且记录简略，几乎全是语录体式、断片式的，显得极为散乱。就其表现的内容而言，两者之间的差别也十分明显：

第一，西方的巨人更为原始粗暴，而中原巨人则多平和温顺。在西方的神话中巨人多为否定的形象，具有很多野蛮粗暴的原始特征。“巨人族与瓦恩族都以拥有财富为主要特征。许多诗意的隐喻把巨人族说成‘黄金的占有者’”^{[4]99}，“用不着强调瓦恩神如何淫荡和好色了。这已是他们的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4]101}。北欧神话中多次写到巨人们想要强娶神族少女的情节，而在中国的巨人神话中，巨人并没有上述特征。除了有些战争的描写外，巨人们似乎显得很平和，野蛮形象只是一鳞半爪，如《楚辞·招魂》中的土伯，《神异经·东南荒经》中的朴父等，远不能同西方相比。

第二，西方的巨人在神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往往是平分天下的，而中原神话中的巨人，往往成为其他权威下的附庸。在北欧的神话中，巨人族是神谱的两派之一，希腊神话中也不乏巨人的身影。在中原文化的神谱中，巨人族则显得毫不起眼，他们大多只是配角。如在与黄帝的战争中，蚩尤、夸父等巨人都是炎帝的部将，龙伯国的大人的头上还矗立着一个上帝，防风氏最终被大禹诛杀也显示出其家族的败落。

第三，西方神话中的巨人多杂乱，而中国的则多纯净且具有哲学化的倾向。西方的巨人有善有恶，中国亦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巨人恶类极少，大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我们从神话本身看不出道德的评价，有些还带有哲学的意味。如夸父，后人往往将其作为悲剧形象看待，这显然是

后来文化发展的结果。西方的巨人也有发展，但仍不改其凶残的本性。

三、中西巨人形象差异原因的考察

中国的巨人族真的就与众不同吗？这些现存的神话记载是否反映了中国古代巨人神话的真实面目？联系古代早期文献中的零星材料，再参考当前流传于台湾、贵州以及内蒙等地的史诗传说，我们仍然可以大体窥见中国古代巨人的原始面貌。事实上，我们细加考辨之后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巨人也有着同西方巨人一样凶蛮好色的品性。

从前面引述的《山海经》、《楚辞》、《神异经》中的有关记载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中国古代巨人的影子。以夸父为例。在很多中国早期文献的描述中，夸父除了具备巨人的样子之外，还保留着动物的形态。如《西次三经》：“崇吾之山，……有兽焉，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袁珂注曰：“虎疑是尾之误。”郭璞注曰：“或作夸父。”）《说文》：“禺，母猴属。”《海内南经》：“泉阳国在北勾之西，其为人人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郭璞注曰：“即泉阳也。”清人郝懿行说：“郭注《尔雅》狒狒引此经作其状如人。”^[5] 以上材料都证明夸父即属猿猴类。猿猴性本好淫，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说：“《剥》：‘南山大螻，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然独宿。’按猿猴好人间女色，每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史者也。”^[6] 萧兵先生甚至推断《山海经》中的“一目人”就是希腊人所说的独目巨人^[7]。（《伊利亚特》对独目巨人的凶残有详细的描写。）他还认为中国猿猴抢婚和巨怪吃人两种类型故事是复叠的，“我们说，猿猴抢婚型故事是巨怪吃人型故事的一种变体（或改型）”^[8]。事实上，以猿猴为原型的巨人夸父，也没有免掉好淫的本色。

中国现存的民间巨人神话传说中，巨人们的形象也以负面为多。如中国南方苗族的神话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桂北神话圈的《创世大神和神子神孙》中的开天辟地神纳罗引勾，……据大苗山的民间艺人介绍，纳罗引勾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巨人与螃蟹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9]。李福清在中国台湾、越南等地的民间调查中也收集了许多有关巨人的神话。他说：“绝大部分台湾原住民巨

人故事中,巨人性格的特征是饥饿与性欲,即原始人两个最渴望满足的生理要求。”^{[1]230}仁钦道尔吉认为中国各民族叙事文学中的独眼巨人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作品里有不同的功能,而在北方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的巨人与西方很相似,他说:“我国北方民族和希腊的神话、史诗中的独眼巨人的共性:有一只眼睛、巨人、居住在山洞(或大石屋)、有羊群(或其他家畜)、吃人肉勇士用烧红的铁棍(或烧红的木棍)捅瞎其独眼以及勇士抓住大羊肚皮上逃出洞(或混在家畜中出洞)。”^[10]

从上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大略知道,中国神话中的巨人也同样具有粗鲁野蛮的一面,与西方的巨人并无明显的区别,但为什么巨人的这些特征在中原神话中被删除了呢?我们认为,中西方巨人形象的差异,与中西文明发展进程的不同直接相关;而中国民间神话巨人与中原典籍的记载相左,是与神话故事传述者的身份差异紧密相连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导言》中论及希腊艺术时说:“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与希腊人相比,同一时期的汉民族则可称为早熟的儿童。从《诗经》中可以看出,那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道德观念和是非判断。”^[11]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早期所处的黄河流域自然环境非常恶劣。英国学者阿·汤因比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他说:“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以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与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12]自然环境的恶劣促成了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早熟,而这也使得中国神话因此过早地被道德化和历史化了,巨人神话中不雅驯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被“合理”地删除了。

故事叙述主体的立场,直接决定着故事的叙述方式,也决定着故事主角形象的善恶。西方神话的模式多为善良神和巨人族之间斗争的故事。这样的神话显然是善类神族的“后裔”所叙述编次的,即是所谓正统派所为。中国中原神话中的巨人大多雅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出自北

人之手,反映了北人的意志,这是一种胜利者的自得。与之相似的是,在失败者的叙述话语中,失败者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并非负面,而是正面示人,充满着同情。这种情况在《山海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山海经》中的巨人形象很复杂,但总体上却呈现出一种善的形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该书的编写主体密切相关。田兆元先生认为:“《山海经》为一部类书,鲁迅、袁珂等人均以为是楚人所作,由于行文差异……一般说来,《山海经》各篇作于春秋战国时的楚人之手,秦汉以后有所增益,但没有改变其古神话的性质”^[13]。王建军先生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证明“此书非成于一时,非出自一手”^[14]。《山海经》的作者已不可考,但从书中的神谱看来,却是以殷人的先族为主要体系。茅盾先生以为书中的主神是帝俊:“在《山海经》中有主神资格的,反倒是别处不见的帝俊”^[15]。袁珂先生也持此说^[5]。从渊源上看,帝俊是商族的始祖,楚人虽居南方但却承袭了商族文化。“楚文化的主源决非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16]“楚直接继承了殷代文化史,则殷楚两民族必有同样之风俗习惯。”^[17]因此,我们说此书的作者为楚人是有道理的。楚人在处理本族的成员时,必然会打上自己部族的偏见。经过后人如此主观干预,神话中的野蛮性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可能。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后人并非全部改定,所以书中仍会有一些野性的残留,但经过几番删减,这种野性已经变得很弱了。在其他书中巨人的形象由于作者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楚人在删减其族类神话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曲解美化,赋予其族神一些美德和美质。如蚩尤,在有关的文献记载中是暴君和乱贼,是相当丑恶的^[18],然而在有些地方则受人供奉,视为英雄。夸父在《山海经》中兽性很模糊,而作为英雄的形象却很鲜明。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正是中国特殊的文明演进方式,使得中国古代的巨人神话,总体上显得既散乱又雅驯,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神话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差异,也使得中国民间神话中的巨人保留了西方的巨人一样的野蛮特征。中国古代巨人神话发展演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 [1]李福清. 神话与鬼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27,230.
- [2]傅平国. 赣巨人质疑[J]. 殷都学刊,2000(4):74-78.
- [3]黄石. 神话研究[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2,164,200.
- [4]乔治. 从神话到小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9,101.
- [5]袁珂. 山海经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96:319.
- [6]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
- [7]萧兵. 独目巨人神话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1):1-6.
- [8]萧兵. 猿猴抢婚型故事的世界性传承[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4):90-95.
- [9]过竹. 苗族神话研究[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15.
- [10]仁钦道尔吉. 略论勇士与独眼巨人等恶魔斗争型史诗[J]. 民族文学研究,2009(4):47-51.
- [11]李宪法. 诗国与诗魂[J]. 语文函授,1991(5):21-25.
- [12]汤因比 J. A. 历史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92.
- [13]田兆元. 神话与中国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82.
- [14]王建军. 从存在句再论山海经的成书[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139-144.
- [15]茅盾. 说神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99.
- [16]张正明. 楚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
- [17]王书奴. 中国娼妓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98:15.
- [18]段宝林. 蚩尤考[J]. 民族文学研究,1998(4):10-17.

(责任编辑:黄燕 许成安)

On the Giant Image in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A Contrast with the Western One

LIU Cheng-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The image of the giant in western mythology is mostly rude and barbarous, while it is simple and gentle in Chinese one. However, the original image of Chinese giant is also rough and brute as its western equivalent. Different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lead to the different giant imag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mythology, while the different identities of narrators retain the barbarism of giants in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mythologies.

Key words:giant; mythology; barbarous; image; the west